



在烏克蘭的草舍中

在烏克蘭的草舍中

著等卡斯夫列希瓦

譯 岱 舉

行印書局北平

## 目錄

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卡蒂雅      | E · 彼特夫 (一)     |
| 在烏克蘭的草舍中 | W · 瓦希列夫斯卡 (一五) |
| 死後       | B · 高爾勃特夫 (三三)  |
| 恨        | P · 施充勃倫 (四一)   |
| 春        | N · 吉洪諾夫 (五三)   |
| 蘋果樹      | N · 吉洪諾夫 (六七)   |
| 查窩龍克夫隊長  | V · 科查夫涅科夫 (七五) |
| 命        | P · 巴夫連科 (一二五) 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瓦斯雅的戀愛故事····· | V · 卡佛仁(一四三) |
| 後記·····       | 譯者(一六一)      |

## 卡蒂雅

E. Petrov 原作

卡蒂雅·諾伊科瓦，豐滿的矮個子，圓胖的臉兒，紅潤的面頰，金髮剪成短短的童裝，還有一對發亮的黑眼珠。當她第一次出現在前線的時候，我想像得出，她的制服，一定穿得臃腫古怪，看起來，就是一位有點笨手笨腳的女郎，樣子也夠滑稽的。然而現在，她是機警敏捷整齊乾淨的一位小兵，穿着避潮的長靴，披着茶褐色的外套，攬着一條大皮帶，那皮帶綁得可真是老將的手法哩。她的臀部，吊着一隻磨損頗重的皮袋，袋口突出一把曾立過不少戰功的手槍把兒。她紅色的領章上，有四顆紅三角，表明她是一位「斯塔施娜」。(Starshina)。這就等於外國軍隊中的上士階級。

在沒有和她認識之前，我老早就聽說過她的事迹。我是由那些和她直接有關的人們口中聽來的。現在，我多麼高興，她要親自對我陳說她自己的經歷了。我的猜想，證明全沒有錯誤。卡蒂雅·諾伊科瓦是一位真正的女英雄，她有一點和我所邂逅的那些英雄相類似的，就是——極端的謙虛。這種謙虛，並不是那種矯飾的謙遜——那一種謙遜，只是虛偽的孿生姊妹。這種謙虛，不過是一位能幹人物的自抑，他不沾沾自喜吹噓自己的事迹，因為他認為，他所作的工作，也正是普通的日常的工作，這種工作固然很艱巨，卻毫無什麼特殊，所以就沒有什麼值得使局外人感興的地方。搗毀敵機，向飛行着的飛機指示敵人汽油運輸隊，潛入敵人後方炸毀橋樑——這些都是值得表揚的煌赫事迹。然而卡蒂雅·諾伊科瓦在前方所幹的工作，也正是成千成萬俄羅斯男女青年所幹的工作。在他們看起來，這些全都是日常的工作。這就是他們的偉大任務一個簡單的解說，這種任務，原來就帶有英雄色彩的。

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那一天，莫斯科有一個學校的畢業班正在開會。男女學生在慶賀他們現在都成爲少年和少女了。

『那是一個快活的聚會，』卡蒂雅說，『那一次我可真算是興高采烈啦。我們都打着將來的念頭，又討論到該進那一個大學去唸書。我素來想做一位飛行員，而且有過好幾次，我向一個飛行學校提出申請書——但是他們老是不肯收容我，因爲我太小了。是的，我是一位地道的湯森（Tom Thumb，克林氏童話中人物，足智多謀，軀體僅有姆指大——譯者），那天晚上男女同學都取笑我的徒勞無功，於是我們大家都盡興地笑開了。』

那天晚上，這一羣突然變爲成人的孩子，正做他們第一度成人夢的時候，成千成萬的炸彈，正向養育他們的國土上投下來，一百八十個的德國精銳師團和一千輛坦克車，開始襲擊我們和平的城市，襲擊我們的廬舍和家宅，使牠們的上面，初度瀰漫了煙霧，還有那些傘兵隊，全副武裝。像匪徒一般由高空跳

一 下。戰爭開始了。

就在第二天早上，卡蒂雅·諾伊科瓦和她的摯友劉路亞，一起奔向最近一所的招募新兵辦事處，申請補上一名志願兵。她們跑着，握着小拳頭，當他們站在招募人員面前的時候，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，因為她們氣喘得太急促，感情又太激動了。她們並沒有得到允許編入軍隊；反而得到勸告，仍應繼續她們的學業。兩位女孩子就轉而加入少年分遣隊，奉派掘挖阻止坦克的壕塹和從事建築砲壘。當分遣隊抵達目的地的時候，戰地工程，急須建築，德軍已經迫近斯摩稜斯克了。離那裏不遠，駐有正在開向前方的一團人。這一團人顯然是歸西線最高指揮部所統率的後備隊。這是六月月底的事情。卡蒂雅和劉路亞仍然抱着應募的美夢。她們在等機會，等待適當的時機。她們時常和士兵們攀談，打算探出團部的所在地。這二位女郎寄以極大的希望，盼望在那裏無須經過一串冗長的手續，她們就會立即得到允許。但是參謀處的所在地，誰也不肯告訴

她們；因為這是軍事的祕密。兩個女孩子就決定按計行事。她們直向團部駐防地闖過去。哨兵盤問她們，她們毫不理會。哨兵又再盤問她們，她們仍然沒有理會，繼續前進，而且跑得更快了。就這樣，她們被扣留下來，當作可疑份子押送到參謀處去。團長對這兩位不顧一切，執意要上前線的女孩子的機智，着實笑了一陣子。他一方面笑，一方面臉孔卻慢慢地轉為嚴肅。經過一度考慮後，他終於允許她們加入團中當紅十字看護。她們隨即領到制服和紅十字箱。第二天，部隊開向前線，幾點鐘後，這二個女孩子就開始執行她們的職務了。因為在行軍的途中，這一團人遇到德國俯衝轟炸機的襲擊。

「我吃了一驚，」卡蒂雅說，「於是劉路亞和我，趕緊走到田野裏，平臥在地上，因為大家這時都是這麼作。事後，事情總不算怎樣嚴重，全部士兵只有幾個人受傷。當我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，劉路亞和我，曾學過使用機關槍和初步救護法。但是團長吩咐我們，要把學過機關槍這件事情忘掉。」

「當我們對受傷者施行初步救治的時候，才體驗到書本上得來的那一點知識，和在前方實際應用的，那太不相同了。一般說來，劉路亞和我，都不是婆婆媽媽那一類的人。但是在這兒，我們看見那些受重傷的人，可真替他們難受，難受到替他們裹創的時候，連自己也哭了出來，使得眼淚淹沒了矚子，什麼也看不清。後來我們也時常爲他們而難受，但是向他們施行初步救治的時候，我們再也不會哭了。只有在夜間，劉路亞和我，偶然抱頭對泣，可是這樣的事，誰也不會覺察到的。因爲我們看到驚心動魄的事情是太多了，你自然會明白，有些時候，我們難免痛哭一陣，才能排洩胸中的積鬱。」

就這樣，卡蒂雅·諾伊科瓦便上前線從軍了，那真是空前的最可怕的前線。她奉派在一個營部中服務，部隊出發作戰的時候，她也時常跟隨在一起。步兵開始攻擊的時候，她就匍匐跟隨而進，有人出發巡邏的時候，她也要陪伴着一起走。她曾經受過輕傷兩次，但都拒絕送回後方治療。就這樣，過了一個

月。她對自己的工作，漸趨熟練。終於成爲一個出色的看護。這兩位女郎的聲名，也就在團裏傳播出去。

「人人都堅請我們加入他們的隊伍，」卡蒂雅說着，突然一下子笑起來。「白炮的炮手們，會對我們說：『加入我們這塊吧，姑娘們，我們會教你們開炮的。』其他的炮手，也時常請我們加入他們的隊伍。坦克兵也如此。他們老是這麼喊：『你們可以和我們一起坐在坦克車裏；練之，這對你們是滿寫意的。』但是劉路亞和我，給他們的回答練是一句話：『不成，我們離不開步兵哥兒的。』」

那兩位女郎，想得到兩把自動手槍，那真是想得到家。有一天，一位受傷的中尉，給卡蒂雅搶救出險，就贈給她一把手槍和三排子彈。

「後來因此使我們爲難得很，」卡蒂雅說，「那是沉寂的一天，劉路亞和我，準備找一備巨彈的洞窟來試槍。我們記得有一個重爆炸彈炸成的巨洞。爲

了不讓人家看得見，我們就鑽進了洞底，豎着一個瓶子當作靶子，就開始射擊。我們興奮透了，三排子彈，全打個精光。就在那個時候，警號響了，因為我們的部隊，以為德軍已經滲入我們的防線。自然我們都得認錯。團長對我們兩個，申叱了一大頓，這一頓申斥，真是怕死人！他拿走我的手槍，並且警告我，倘若再有這類事情發生，他一定要勒令我復員。」

在某一次進攻中，團長的右臂受了重傷。他失掉了知覺，卡蒂雅就揹他走開了戰場。她奉到命令，護送他到莫斯科進醫院。交代完了後，她就決定出來遛一趟。像一隻孔雀樣高視闊步，她在自己的親愛的莫斯科街道上，佩帶着塞得滿滿的行軍囊，逍遙自在，老是這麼想，要是遇到些老朋友，那夠多麼好，而在那個時候，她該一見的只有盧西雅。

「至於盧西雅，你曉得，正在日夜苦心焦思，怎樣才會得到前方去。她一看見了我，就高興的了不得。她問：「你怎麼攪到前方去？」我告訴了她，我

如何混了進去，又在那兒幹些什麼事，又如何的剛把團長護送回來。我又告訴她，有一輛汽車和一個司機在聽我使用，我明天就要歸隊了。盧西雅就喊了出來：「卡蒂雅你一定要把我帶走。」她是那麼興奮，總是站不定腳跟。她有點和我不相像。高大，細長，簡直是一棵桃樹。而且，多麼溫文爾雅！她比我歲數要大得多，有二十幾歲，而且已經在大學畢業。我對她說：「盧西雅，別瞎鬧吧。我怎麼能够帶你一塊兒走？到前方去，你怎麼會看得那麼容易？我們的證件，途中要經過一百次的檢查的。」於是我們想了又想，就決定這麼來牠一下：我們到醫院裏找團長去，盡我們的力量去說服他。自然，他很曉得我們這些女孩子，在他的部隊中並沒有攪壞了什麼事。於是用他的左手——他的右手，你曉得，已經受傷——寫了一道手令，允許盧西雅以看護資格入團服務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們就一塊兒出發，我們真快活，一路唱着歌。」

現在團中就有了三個看護，於是她們就分派到三個營裏去。她們嘗盡了辛

酸，兩隻手是越來越粗糙了。她們完成了自己分內的工作——從這一個人爬到另一個，對傷者施行初步的救治。當她們聽見有人叫出『救護車』的時候，她們就要搜索這個人，走向這個人。部隊每天都在向前推進，衝入德軍防線總有好幾百公尺。這幾位女郎，可就忙得連見面的機會也沒有了。

『有一天，』卡蒂雅說，『有一批慰勞品送到團裏來，我們就在團部附近相聚會了。送給我們三個人的，有一隻蘋果，真的，一個挺大的蘋果——有這麼大——還有一雙又薄又細的長統襪，好漂亮的一雙襪子。你曉得——就是頂名貴的那一種。自然，我們都不好意思說出，但是我們心裏都想穿上試一試，因為我們究竟都是女孩子。於是我們手裏拿着那雙漂亮的襪了，柔順，光滑，只看着牠就夠好玩的。我說：「盧西雅，你拿去吧，因為你究竟是老大姐，而且人又長得漂亮。」盧西雅却說：「你瘋了嗎，卡蒂雅。我們要拿牠來平分的。」我們笑了又笑，就拿這雙襪子剪成三份，我們每一個人，將牠改成一雙

短襪，穿在我們綁腿的頂上。蘋果也給我們切成三份吃掉牠。那天晚上，我們就聚在一塊兒，大談其舊日的生活。就在那個時候，盧西雅說：「看嘛，姑娘們，讓我們起個誓，我們每一個人，都要殺死五個德國鬼；因為我相信，久而久之，我們終會成為戰鬪員的。」我們莊嚴地起了誓，臨別的時候，互相親吻了好幾次，這真是難得的盛會，因為從此以後，我就永無再見盧西雅的機遇了。全團部隊在第二天就開始進攻，盧西雅隨即被害。她給一個炸彈炸得重傷，就抬回約離火線半公里的後方。當她蘇醒過來的時候，看見有幾個救護隊員圍着她站着，爲了她的原故，大家都覺得很難過，這是不消說的。她一看見他們就喊出來：「你們站在這兒幹什麼？前面正在作戰——走吧，去忙你們的。」這幾句話還沒有講完，她就死掉了。這些事都等到後來我才曉得的。那一天真是我全個命運改變的一天，因為就在那一天早上，我終於擔當一員正規軍的工作了。」

那一天，卡蒂雅所遇到的情形是這樣。全國正向前方推進着。我們一座機關槍位，設在陣線的右翼，對準德國自動步槍部隊所集中的林子，密集掃射着。忽然間，那座機關槍停止了火力。

『自然，我就爬過去，以爲機關槍手受了傷。我爬近了他，才曉得他已經打死；但是他仍然扒在機槍上，手拉着扳機。我從機槍上解脫了他的指頭，就立刻準備開火。正在那個時候，營長爬來了：「卡蒂雅，你在幹什麼？」他這樣問。我一聽見，就感到侷促不安，因爲我想他會不讓我開火的。我對他說：「營長同志！在學堂裏，我曾學過使用機關槍的。」他對我說：「好的，卡蒂雅，盡你的全力幹他們一下吧。開火吧，掃射這一帶林子。」我說——「這正是我所要幹的。」他說：「你說的對，向前進，猛烈地掃蕩他們一下。」我們把那些德國人驅出了林子。我們這一團人就向前猛攻！我們佔領了那一座村落。當我們抵達村郊墳場的時候，德軍的重炮，就開始密集射擊，炮彈來得又

密又快。我真醒不起另外還有類此的轟擊。那些炮彈，只是犁翻了地面。掩埋的屍體，由地下飛了出來，可是要說出被害者何人，又在何時，這是辦不到的事情。我將頭藏在機關槍下，雖然機關槍是給我插在地上。轟擊過後，我們又開始前進。拖着那座機關槍一起走，那真是一件苦事。那時候，我真攪的不慣，可是後來也就習慣了。」

卡蒂雅當了一個多月的機關槍手，就大為超出盧西雅原擬的計劃了。她是一位優秀的槍手，眼睛銳利，判斷正確。

九月中，卡蒂雅患了很重的炮彈震盪症，就送回莫斯科的醫院來就醫。在那裏，她一直診治到十一月。當她被認可出院的時候，就收到一份證明書，證明她再不宜於從事軍隊工作，並且指引她謁見教育機關長官，洽商繼續她的學業。

「但是，當我們必須痛擊德國人的時候，一個人怎會想到讀書來？」卡蒂